



相 對 論

楊 思 著



相對論

楊思著

思想系列②



思想系列②

相對論

作者/楊思

總編輯/吳思源

編輯/文蘭芳

設計/陳秀男

出版發行/突破出版社

香港九龍吳松街191號

承印/陽光印刷製本廠

一九九〇年一月初版

一九九〇年十月再版

版權所有©突破有限公司

Contemporary Thinking Series ②

Life As A Paradox

by Yang Si

First Edition, January 1990.

Second Printing, October 1990.

Copyright© by Breakthrough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at. No. #P-BT-TH-9001

ISBN 962-264-102-4

目錄

- | | | | |
|----|---------|-----|----------|
| 8 | ✓ 我是誰 | 61 | 體育與體育精神 |
| 13 | ✓ 最愛 | 65 | 計算的苦悶 |
| 17 | 論相對 | 69 | ✓ 得與失 |
| 21 | 論絕對 | 73 | ✓ 輕飄飄的重擔 |
| 25 | 剎那與永恆 | 77 | 在地若天 |
| 29 | 主觀與客觀 | 81 | 人與人 |
| 33 | 形像與實質 | 86 | 人與事 |
| 37 | 理想與現實 | 90 | 進退維谷 |
| 41 | 好與壞 | 94 | 假假真真 |
| 45 | 簡樸不是節儉 | 98 | 對與錯 |
| 49 | 專業與業餘 | 102 | ✓ 序與跋 |
| 53 | ✓ 取捨之間 | 106 | 後記一 楊思 |
| 57 | 未知死，焉知生 | 108 | 後記二 吳思源 |

相對論

楊思著

思想系列②

思想系列②

相對論

作者/楊思

總編輯/吳思源

編輯/文蘭芳

設計/陳秀男

出版發行/突破出版社

香港九龍吳松街191號

承印/陽光印刷製本廠

一九九〇年一月初版

一九九〇年十月再版

版權所有©突破有限公司

Contemporary Thinking Series ②

Life As A Paradox

by Yang Si

First Edition, January 1990.

Second Printing, October 1990.

Copyright© by Breakthrough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Cat. No. #P-BT-TH-9001

ISBN 962-264-102-4

我思故我在—— 「思想系列」序言

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兒說過一句話：「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大意是我有自覺意識，我能够思想，我就知道自己的存在是真實。當然這句說話蘊含的意思並不那麼簡單，它要說明一些更複雜的哲理。但我們仍然可以借用笛卡兒的說話來自勉。

香港青年人並不喜歡或擅長於思想。周遭的人說甚麼、社會流行一些甚麼的想法，我們很少質疑它們的可靠性，祇是人云亦云的照單全收，慢慢我們就變成一個無臉孔的蛋頭人。「我思故我在」這句話勉勵我們，無論客觀的環境怎樣不利於獨立清晰的思考，我們仍要自強不息，在思想、閱讀、分析、駕馭文字方面不斷充實自己，以致能保持一個清醒、能判別是非、不斷進步的頭腦。

這個時代尤其需要懂得思想的人。「突破」推出的「思想系列」叢書，將深入淺出的為你介紹不同的思想，有關於信仰與時代，有關於理想與人生，有關於政治與社會；我們並不具備一切問題的答案，祇是希望與你一起鏗而不舍的探索人生大大小小的問題。

編者謹識

目錄

- | | | | |
|----|---------|-----|----------|
| 8 | ✓ 我是誰 | 61 | 體育與體育精神 |
| 13 | ✓ 最愛 | 65 | 計算的苦悶 |
| 17 | 論相對 | 69 | ✓ 得與失 |
| 21 | 論絕對 | 73 | ✓ 輕飄飄的重擔 |
| 25 | 刹那與永恆 | 77 | 在地若天 |
| 29 | 主觀與客觀 | 81 | 人與人 |
| 33 | 形像與實質 | 86 | 人與事 |
| 37 | 理想與現實 | 90 | 進退維谷 |
| 41 | 好與壞 | 94 | 假假真真 |
| 45 | 簡樸不是節儉 | 98 | 對與錯 |
| 49 | 專業與業餘 | 102 | ✓ 序與跋 |
| 53 | ✓ 取捨之間 | 106 | 後記一 楊思 |
| 57 | 未知死，焉知生 | 108 | 後記二 吳思源 |



我是誰

生命的確永遠是在一個未預備好的狀態中進行，而使在其中發生的一切蒙上一層曖昧性，甚至有時令我們感到不真實……



靜若處子，動如脫兔。

這是我中學畢業時同學錄對我的描寫。我不知道這有多準確，不過既然這是一句成語，我想大概也不至於獨特到那裏，人的性格畢竟不是那麼「純粹」的。

其實中學時的我相當「不務正業」，喜歡逛書局和到圖書館看「閒書」多於躲在家裏唸「正經書」，成績是僅混得過去，是以上述句子前半部的描寫肯定沒有任何特別褒獎的含意。至於動，我倒曾代表學校參加過一些校際乒乓球比賽，又是國術組的熱衷份子（畢業前終於因「過熱」而踢爛了學校禮堂的大門，晚節不保），在外唸書的時候還有洋人煞有介事地跟我學「功夫」哩。

表面看來，我是一個與世無爭、愛好和平的謙謙君子，卻有不少次因為干涉人「打尖」及在不准吸煙的地方吸煙，而差點兒在大庭廣眾跟人大打出手（沒辦法，明知故犯而一般人怯於干涉的通常都是惡人）；寫文章的時候我表現得異常理性和客觀，面對面辯論問題時我卻往往投入得幾乎不能自己；平時我待人甚為隨和（不是自詡，是一般朋友對我的評語），打起乒乓球來朋友卻以「暴戾」來形容我；我可以在書店瀏覽上一整天而仍感依依不捨，但模型店內的槍械卻同時對我有一種莫名的誘惑。

到底我是「斯文淡定」抑或好勇鬥狠？是冷靜沉著抑或倔強衝動？是理性化抑或情緒化？是隨和抑或「暴戾」？是成熟穩重抑或仍然童心未泯？在不同時候的不同處境，這些表面看來難以並存的描繪都不能說是不正確。

那麼到底我是「一時一樣」的變色龍，抑或「同時多樣」的多面人？是有待琢磨的真君子，抑或是深藏不露的假小人？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道，雖然我在大學主修心理學（或者說，因為我在大學主修心理學）。

心理學的常識告訴我，不少表面看來高尚、美善、偉大、動人心弦（有時甚至連自己亦不禁暗暗佩服自己）的成就或努力，背後其實是一種微妙的心理補償，為的是要克服那被壓抑下去（即是連自己也不敢承認和不自覺）的焦慮或恐懼。當然我並不認為這些成就或努力因此應該受到貶抑或否定，但如果我們希望對自己和別人有多一點的認識和了解，那麼對這種補償作用（compensatory mechanism）的覺察會非常有用。

事實上，一個人在任何時刻的態度或表現都可以有不同角度和層次的含意，而這些不同的含意卻可以同時都是真確的。就如楊格（K.Jung）指出，一個夢通常都有不只一個可能的解釋，而這些解釋可以同時都是對的。所有的解釋都包含一點真相，而每一個解釋都豐富我們對事實的了解；只是我們的理性主義不斷追問那個絕對的答案，卻忽略了那些零星的線索，因而也摒棄了認識事實真相的可能。所以當我們以為自己完全掌握透一個人的時候，我們便不再了解他（包括自己），因為我們已經停止嘗試去認識他。人不單只是一個「存有」（being），他還是一個「潛有」（becoming）；因此他是一個沒有窮盡的奧秘，無法被納入我們那條理分明的思想檔案。在這個意義上，沙特（J—P.Sartre）說「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很可以理解。

正如我開始的時候提過，人的性格並不是那麼「純粹」的，故此外向內向、好靜好動等簡單的分類往往導致誤解多於了解，彷彿幾個僵硬含糊的名詞就可以套住一個活生生的人。並且我們的生活角色（Personage）亦不是「從一而終」的；每一個新的處境都顯露出我們一些不同的特質。對某些讀者來說我可能是一個嚴肅的思想家，但對我媽媽來說我只是一個未大透的孩子。我們是不自覺地不斷改變自己的態度行為去符合每一個新處境的要求；我們甚至同時「是」不同的角色。

多少人在家中的表現跟在外面的表現是如何的不同啊！在家中他們是受盡諸般服侍的帝皇，在外面他們卻捨己爲人而沒有半句怨言；有人在家裏蠻橫好勝，在外面卻是溫柔委婉；在家中沉默寡言，在外面卻是滔滔不絕。但這跟虛偽卻不一定扯上關係。我有一位朋友常常被邀請在不同場合發言或作專題演講，是公認能言善道者，但他却私底下跟我談及他害羞的性格。在我們的心底永遠存在著一些難解的掙扎和矛盾，信疑參半、愛恨交纏、錯綜複雜、難解難分。在其中時間卻無情地溜走，生命亦默默地過去，而我們則永遠是在一個未預備好的狀態下作出一些自己其實無法肯定的抉擇。

曾經有一個人
在納粹集中營裏作了一首這樣的詩：

我是誰？人常這樣告訴我：

當我從牢房裏走出來

鎮定地、開朗地、穩重地，

像個從鄉間來的紳士

我是誰？人常這樣告訴我：

我常跟獄吏們攀談

釋然地、友善地、清晰地，

彷彿我是在發號司令。

我是誰？他們還告訴我：

我承擔著不幸的日子

平靜地、從容地、尊嚴地，

就像一個慣於勝利的人。

我又是否好像其他人所說？

抑或我只是我所認識的自己？

不安、焦灼、苦悶，像隻籠中鳥，
掙扎著呼吸的空間，彷彿喉嚨被人掐住，
企望著色彩、花朵、雀鳥的爭鳴，
渴慕著溫柔的說話、鄰舍的交往，
搖盪於期盼大事的來臨，
無能地為遠方的朋友而戰慄，
在禱告、思想、求存中感到頹喪和空虛，
不支，隨時準備跟這一切告別。

我是誰？或此或彼？日

今日是這個人，明白是另一個人？
抑或同時是兩個人？在別人面前的偽君子，
在自己面前的卑俗可憐的懦夫？
抑或在我裏面仍像一支戰敗的軍旅
在已獲致的勝利中慌忙逃遁？
我是誰？這些孤單的問題常在嘲弄我，
無論我是誰，上帝啊，祢知道我屬於祢！

—D.Bonhoeffer, "Who am I?"

生命的確永遠是在一個未預備好的狀態中進行（already and not yet），而使在其中發生的一切蒙上一層曖昧性，甚至有時令我們感到不真實；但倘若我們希望扎根於這個令人困惑但我們僅能把握的時空，我們就必須向那位我們稱之為上帝的終極實體（the ultimate reality）說「是」；然後，我們會發現對這位終極實體的肯定將倒過來確立那曖昧的「現實」，在一切的不肯定中為生命賦予不可動搖的根基和目標，使在其中發生的一切成為真實和有意義的可能。

最愛

縱使我們有無匹的勇氣和
意志，問題仍然是：「誰
是我一生中最愛，答案
可是絕對？」

